

賽金花遺事

賽金花遺事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出版

• 每本只售國幣二角五分 •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纂
發行

杜君謀
陳富華

上海卡德路郵局南

印刷
大方印務局

電話 三六一三二

卡德路郵局南一五三弄四號

上海千秋出版社總發行



賽金花遺事目錄

小史

貧民窟裏的遲暮佳人

訪賽一瞥

賽年實爲六十五歲

賽與胡蝶通信

賽金花死之俄頃

賽金花的身世

賽金花與瓦德西結識之來由

墜馬致傷

赤裸着身子出來

賽金花生前之投機者

風吹屋角

賽金花逝世與二僕

關於賽金花的戲劇

守節

贈畫

賻儀

輓聯

賽金花之別名多

功不可沒

夜事夷寢

賽金花之生前死後

賽金花之葬地陶然亭

賽金花的性格

賽金花的兩種論調

安慰了的賽金花女士

賽金花如此下場亦云慘矣

賽金花的死

關於「賽金花」的死

對於賽金花的感想

賽金花死了

賽金花年表

賽金花身後喪葬問題

賽金花之最後丈夫魏阜歐

「賽二爺」稱呼由來

曾孟樸追求賽金花之謎

賽屑

賽金花的貧乏

儀鑾殿大火詳情

訪賽回憶

一代紅妝照汗青

從賽金花的死說到國恥

賽金花之誕生地

東亞病夫所述之賽事

母死夫死孑然一身

故都名士紀念賽金花

靠演賽金花而大吃大嚼

哀賽金花

論賽金花

哀賽金花

悼賽金花

賽金花逝世

賽金花之聰明

賽金花表白「愛國」的一段話

憶賽金花舊事

賽金花死了

賽金花詩賦謝青天

賽金花遺事

小史

賽金花係清代某顯宦之後，姓曹，乳名「彩雲」姓「傅」和「趙」都是假冒的；冒姓傅的時候，因要去酬應客人，爲自己體面起見，不好說出真姓氏，乃取「富貴」的意思姓「傅」了。原藉徽州，生長姑蘇，小時極聰慧，到十幾歲，生得沉魚落雁。羞花閉月，俊俏非凡，又性喜妝飾，喜歡擦脂抹粉，穿好衣裳，打扮起來，人人都同聲讚美，都說：「這小妮子，不知將來要被那位有福的情哥娶她」，後來蘇州城內沒有不知道周家巷有個美麗的姑娘了，有時閒立門口，撫台學台們經過，都凝目注視伊之芳

妻。十三歲時，被誘爲娼，在那時，認識了洪鈞，大爲賞讚，至明年，就正式嫁給洪狀元了。她在七八歲，就喜吃「狀元飯」，親戚們都說她將來嫁個狀元，果然如此，豈非前生註定嗎？嫁給洪狀元的來年，就隨洪狀元出使歐洲，十七歲，在柏林，產一女，名德官；後洪狀元回國及歿，乃被洪家所逐，流浪到滬，重張艷幟。於每禮拜六禮拜日兩天見客，用「趙夢蘭」名字，車馬盈門，一時滬上名妓林黛玉等，均相與聯絡矣。至光緒廿四年，至天津，開「金花班」，自己也出去應客，「賽金花」之名，就煥炙人口，後遷至北平，組南班。至廿六年，義和團作亂，結識聯軍統帥瓦德西。時聯軍在北平橫行無忌，肆意虐待人民，賽時勸瓦制止。又聞和議時，德公使克林德夫人，因其夫被戕，提出種種苛刻條件，李鴻章無法

可施，乃請賽金花相助，克林夫人經賽竭力勸慰，始允建克德碑了事，議亦因之順利進行，皆賽之功也。然和議成後，亦不得獎，爲維持生活起見，在北滬重張豔幟。民國七年，賽已四十五歲，克德碑靈長居北平，近年來貧病交迫，生活十分困苦，在今盛演「賽金花」劇時，不幸逝世，惜哉。

貧民窟裏的遲暮佳人

蠅居陋巷蓬門裏

富貴繁華夢一場

是一個秋風打着吻哨的下午，一部奔駛力遲慢的洋車，載我拖向南城的路，行行復行行，在香廠之一角一個貧瘠的小巷——居仁里中，找尋到賽金花女士的寓所。一對褪了色的門板，靜靜地閉着，上邊「江西魏寓」

的紙條，給風雨剝落了固有的色澤，似象徵着主人的命運。輕輕拍了幾下門環，一個三十歲上下的魯男子，開了門，向我呆呆地望。我說明來意後，他反身跑進去，一會，又出來，臉上帶着和悅的笑。導我走入。院子湫隘得很，長方形的，南房和北房都是四開。兩顆葡萄樹，擋着全院子的日光，架上垂着纍纍的結實，葉子黃了，給秋風擺弄得沙沙地哀叫，像惋惜着屋子裏主人的境遇。

走入北房的東間，一個面色黝黑的女人，很盡職地，給我介紹了這位久歷愛海滄桑的賽金花女士。

旗袍青灰色的，長不到足踝，罩着她清瘦的身材，橢圓形的面龐嵌着一對活躍的眸子，一束縐紋：在乳房樣的額上橫臥着，弓樣的眉兒，還遺

留着青春的痕跡。

「請坐請坐……」蘇儂和京白交融了語聲，和悅的響着。「……想知道歸魏太太的近年生活狀況，今天特來擾亂……」我說明來意。

她滔滔的敘述：「民國十一年魏先生（按魏即阜歐）去世以後，我便住這個破院子裏，房錢由十八元改爲十四元四角，去年高裏給我免掉房租，才減輕了一部份生活担負，我們三個人，指與其二僕，每月得二十元左右的的生活費，苦得很，舊存的字畫都變賣完了，一點指望也沒有了，回想當年在德國。在上海的時候，實在想不到有這一步天地，人活着像做夢一樣啊！」聲音很悽慘。

「畫家徐悲鴻到北平來的時候，贈給你多少幅畫，賣出沒有？王青芳

先生不是也有贈給你的畫嗎？書店出版的「賽金花本事」，你得到相當的幫助沒有？」

她面部肌肉的活躍，繪出她內心的積鬱，很爽快的答：「徐先生贈給四幅馬畫，我贈給王青芳先生一幅，他和吳迪生先生很同情我的境遇，幫忙甚多，我異常的感激。最近某報披露一段我捐畫四幅助賑新聞，於事實不大相符，說着讓立在她身旁的女僕，給我一張某報看。接着又說下去：「劉半農先生給我寫本事，沒有成，便過去了（按過去，係人逝世之俗稱）。使我異常傷心（眼淚墜了）。」「賽金花本事，」聽說銷路很好，可是我沒有獲得實惠，出書後商鴻逵先生贈我五本，以後讓顧媽去見商先生，答應盡可能幫忙，現在也沒有得到商先生的信息……唉……！」語聲

裏滲雜着人情滄桑的滋味。

「聽說你有回蘇州的消息確實嗎？」我引了另一個問題，截斷她傷心的嘆息。

「我的家住在蘇州的蕭家巷，家裏的人死絕了。只剩我一個弟婦，我想回去啊，可是我母親的屍骨，還寄厝在江蘇義園裏，我不能同她老人家骨骸一同回去。我的心是如何難過呀？蘇州三十多年，沒有回去了……」
「聲音如夢一樣的韻調，使我感到淒迷。」

「張競生去年寄一批款子來給你，收到了沒有？」「唔！張先生……有的……寄了二十五元錢來，同時還收到他一封問候信，他現在還在上海嗎？」很關心地問。「在廈門吧，作官了！好久沒得到關於他的消息了。」

「我爲張先生祈禱」她作了一個宗教祈禱的姿式。「作孽海花的曾孟樸六月間去世了知道嗎？孽海花小說內容，你詳細不？」「死啦；我不知道！孟樸和我家有親戚關係，我未嫁洪先生前，他鍾情於我，（按這一節曾孟樸氏，曾經辦正過。）嫁後，他感到失望，含着一種不平氣，寫成了那都歪曲事實的小說。我想起來便難過……。」她休息一會，點着一枝煙吸着，請我參觀壁上懸掛的她和魏阜歐結婚時的照片。「這一幅是民國七年我和魏先生結婚時合攝的，證婚人是李烈鈞先生，不知道現在還在不？看魏先生多精神！」她用一種思舊的語聲讚譽着，臉上的表情，却塗滿了悲哀的情調。「魏太太有沒有最近的照片？希望贈我一張作這次談話的紀念。」「對不起，最近沒有照相，因爲心情不好，不久我便照，請你留下

通信處吧！」說着她遞給我一張卡片，上面印有「魏趙靈飛彩雲適魏金谿」的字樣。長針逐着短針，表，報告有兩小時的談話，我起身告辭：「謝謝；談話耗費你很大時間，再見吧！」「有工夫時來，我喜歡同年青的人談話。」和悅地送我出了院子外。「時光多麼無情啊，毀滅了一個女人的光榮和幸福……」在歸途車上，我默默地想。

訪賽一瞥

窮居於北平的賽金花現在正有很多人在注意着她，但她的生活是更困苦，幸而前數月由魯省主席韓復榘贈洋百元，在平文化界亦捐贈了她數十元。現在的她便以此款度日。

在今年寒威中，賽金花又病了，至今還不能起床。起先是感冒，最後，成爲便血，上吐下瀉，病勢不輕，平市各界聞訊，頗有同情她而來探望她的，還有很多人慷慨解囊，送她一些醫藥費。這樣，她的病總算好了些，但一副憔悴的面孔，一身枯澀的骨頭，總也是風中之燭了。

昨天下午，記者到她寓所去看她，那正是她病剛好點的一天，在房裏，先有一位按摩醫生在代她按摩。記者招呼着她，她打起精神來問了些消息。我問她：「病後，有沒人來看你呢？」她答道：「看我的人很多，我非常高興，心裏也感到暢快，所以病也好了許多。」她又說：「現在雖然是在病中，但是有她（指相伴廿六年的老女僕）來早晚作伴，也不很寂寞了。」

我們正在談着，老女僕喊着「陳先生來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給中國旅行劇團編劇的陳綿教授。陳先生是賽金花的老朋友了，這次知道她病了後，就趕來看她，并且又告訴她上海的四十年代社即將表演她以前的事績。「王瑩女士擔任她本人這角色，由金山飾李鴻章。」她聽了之後，很興奮，說：「庚子的舊事現在重新又搬到舞台上，一定受一般人的歡迎」。又說：「擔任我這角色是很困難的，可惜我不能親自去看看。」

其次，陳綿先生也說：「我預備寫信給上海的劇團，請求他們演出賽金花的時候，同時用賽的名義募一筆款子來維持賽金花以後的生活。我想，也許有一些效果。他對賽的事情很感傷，又說：「真是沒有辦法。從前劉半農先生活着的時候，答應以賽的生活事實作一本書，發行之後，所有